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六

碑誌

知縣丁公墓志銘

六月丁公易簀時謂諸子銘墓必屬予既而其子灝狀公家世履歷偕弟來請公以予為能知已尚可辭耶按狀公早受詩於傅太參黎輝受易於丁陋菴秉莫成化戊子以邑庠生中江西鄉科屢試南省名在乙榜不欲就卒業太學成化丁未始拜常之知縣則年踰五十矣公諱禧字天錫號尚絅齋謝事後號黃花主人又其後更號青山姓丁氏

世居豐城之古牛背高祖壽可曾祖尚文皆以節菴尚書公貴俱贈刑部侍郎祖用堅號負樂翁父士顯號坦坦老人母艾岡余氏隱君南輝之女君登薦剡二親俱存比釋褐惟母氏無恙扶侍官中承顔色備甘旨人謂公爲能養贈侍郎壽可公墓且百年矣公列其事于東白張學士碑于神道人謂公能不忘其先嘗以古者重宗子法程子言於遺書朱子寓於家禮今宗法不立於收族之道不無踈略且以其身爲大宗子因立大宗堂此其於家也居官不能俯仰取容遇事必直已志巡撫王

都御史克復為人長者與公略勢分特加旌奬公嘗鞫成敗私塩獄賍舡具在巡按史御史　失出之既而其人再犯公移文史曰今日之塩徒即前日之塩徒今日之賊舡即前日之賊舡吏胥謂公必賈禍懇為遜言不聽史得之愧恨曰知縣乃許御史短耶必欵中之後君亦拂衣而歸矣其在江陰百廢修舉民間徭役租庸戶籍丁験務得其平尤好奬勵無一校人才得其巽選率取科第以去如　是已此其於官也公文思敏速詩句雄健蚤歲工時文即兼為之晚年篇什尤多間閱篁墩程學士宋

紀受終考因作宋史大義盡覈其實蓋學士謂宋太宗之於太祖必無篡弑之事而公以爲必有之霜降水涸讀史所見如此此其於學也公配曾氏族之長幼皆称其賢子男二長即灝利場屋器志在進取次即瀚善治其家次滾邑庠生嘗從予游進進未已先公二年卒孫男幾人女幾人曾孫幾人君爲人骯髒豪爽有膽氣凡遇尊貴人見有由意奉承者輒不然之議論恥隨人後先是冢宰古潜李公太守芝軒涂公洎先郡公家居倣古爲耆英會公歸復招以入予嘗爲作青山吟以寄之末

云就使过踈歸便得巳輸觴咏十年閑主選次其詩

下之樂為不可及耳公平生應酬遊戲之作多不

存稿七旬前後始有古稀集前此惟宋史大義今

藏于家壽七旬又五卒于正德丁卯六月一日葬

于年月日某在某鄉某里銘曰公伍暮年大器晚

成一邑利害無不罷行至於料差囹有弗平飄然

勇退令之淵明内臺巡行手握重權下僚成風畏

若鼠然公知有法執之彌堅吾何畏彼令之葦豈

投閑豐水酒量詩懷一時衣冠勝日遊開古稀有

稿篇章見才宋史有辦斧鉞凛然我嘗其蹊鶴海天

翺翔尚有華扁大宗之堂曰雲曰仍以孫以嘗遺休後人百世其昌

義官王公墓志銘

王君習周習韶將葬其尊公而習韶自爲事狀來徵予銘按狀公諱吉字順祥别號耐齋王氏世爲豐城槎溪故族曾祖伯榮祖好學父求昭俱有隱操毋劉氏生公兄弟三人公其季也自少穎異嘗爲舉子業遭運失怙恃門戶百責所萃乃辞去遊衡湘爲居積計與伯氏仲氏同爨共著無者三十年弘治初 朝廷令富民出粟濟飢時邑令

遂具書敦請公出以應尋署七品散官自是優游林壑將二紀矣年八十一而終公於史書多能成誦有所論斷往往出人意表時為五七言近体詩晚好周易其所教家事以來以習周易韻挾鉅萬貲收大利于外歲入倍素封者不知其幾而二難者蓋商其迹而工其行其所以悅公之心志又有出于恒情所尚之外者矣故公年益高家益富而心益休休焉公平生不侵為然諸多義舉最得宗族心在江湖在鄉里率為人所敬服公娶向里楊氏賢德相對年亦逾八十先公卒子男四長習典

早卒次卽習周次習中亦先卒次卽習韶文一適邑鄂江濩孫男六鏜鍊旻祖輝祖洪祖女一曾孫男三善寶國寶世寶文二公卒正德庚午十月一日葬以卒之明年　月　日初公相地于清江縣敎壽口之原旣葬其配卽曰異日當窆我于左至是則遵以奉襄云銘曰宅卜異縣相望則邇葬有遺言是爲合禮

熊君遂墓誌

君諱光字君遂姓熊氏晉鄱陽太守縉之後唐宋以來世家豐城　間自官店遷下坊自下坊遷原

嶺原嶺之居率相去數里曰老坑曰店里皆原嶺云君居老坑蓋自曾大父邦泰以來則然其地負孤山之麓繞其屋皆層巒疊嶂亦奇秀矣哉君讀書知大義待宗族姻交性耐久不飾偽心即其口機械變詐不惟不爲意者自少至老未嘗一起念也嘗修其族之譜可謂知所重者君以上累數世粟陳貫朽稱貸而負者券盈篋多置弗問輒助有司賑飢輒辭旌異之舉子爲兒時嘗見君之父承祥甫聯數十艘載粟出縣治上常平義倉竟以閭閻曰衣終其身視近年僅僅出數十金濟公家

之急即希寵冠裳覩表里宅稱義官義民者異矣豈非有司負君亦數數耶承祥甫未三十而卒配南莊黎氏生君君早以孤露利其有者環而視之而卒有成立豈非家世積善之報歟君卒正德巳巳六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娶邑郭楊氏先大夫之長女也先宜人莊敬寡默以身爲教故吾姊習似吾母君甚得其助於內今年巳七十餘矣男三承[illegible]應女二長適丁橋呂賢次適洞坑張彰孫男四某某某某女三君卒之年後九月十一日葬清江縣雅村賜從坂與家說戴午癸子去家五

里許將甃庚等來乞墓中文予時未暇以為既葬
復屢以為言且曰窆于巽縣尤不可以弗識也又
重以吾姊之命之也乃收淚而為之誌銘右以堃乾祖有戢遷祔塋

封孺人華母楊氏墓志銘

封孺人華母楊氏乃封給事中華公諱守莊號聽
泉之妻其伉儷並封以子參政起為侍從于 朝
得 推恩云孺人諱貞靜曾祖諱德讓祖諱璉俱
有士行晦跡田野間父諱麗字景怡號樂善通經
學古亦晦迹弗 以耀毋吳氏淑而文寔生孺人楊

在無錫始居西門里至璉贅鄒氏因居泰伯鄉孺人少以德容聞同邑華隱君諱思濟號山挂爲季子擇婚遂舉納采問名之禮而季子即聽泉也笄踰年而歸事姑鄒甚謹有疾極力調護敬諸姒如其姑雖服飾亦不敢視之或問之曰吾年幼當如是也諸姑之女嫁姑命縫其衣夜以繼日未嘗辭其勞也執舅姑之喪能致其哀祭祀視饎爨賓客具肴胾皆自爲之不以委諸人甚至饁耕夫餉耨叟或時取而品嘗焉婸人悍之無爲惡草以相欺者聽泉治新第于溱耕工鉅未敢就孺人出紈綺

織縞鬻以爲助其勤其儉皆以身率人命服在躬雖澣濯補綴之衣未嘗厭麻枲之治蓋終其身焉每舉文公小學以訓諸子婦於訓諸孫婦亦然諸孫婦有盛年嫠居者慰之尤至翔以言謫官主南京太僕簿殊不介于懷且以近家爲喜擢知韶州府朱衣拜慶無矜容顧以嶺表爲慮類行惟以寬勉之類出常情之外嗚呼懿美往矣孟氏陶氏之毋皆不得而見矣女婦之有識者尠矣若孺人者庶幾有古賢毋之風焉孺人雖屆高年素康寧無恙忽病痁兩月不粒食体羸憊然神思清明猶平

時子昺以薦進孺人曰吾年八十有二復何望耶爲吾子孫者惟讀書爲好人則吾瞑足矣語畢而逝寔正德辛未八月十有九日也先是經旬積陰孺人數問天氣是日開霽晴明人以爲異孺人殁聽泉亦殁相去僅八十日同德偕老人以爲難孺人治家有緒事無不辦者卒之日華之族無慮數千指自緦小功以上成服之衰麻皆預貯外庫觀内政者於此尤嘆其爲不可也子男二人長即昺以義補官娶鄒氏次即相兩試皆在高等主司輒録其文登二甲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拜給事中

近隨貴州左參政則自韶州奔喪至家而四朝命始下陽娶余氏繼惠氏一贈一封皆孺人女二長適惠說次適錢溥孫男球早卒琳瓚琨琢環瑀女二曾孫男四玄佑玄慶玄壽玄祚女一昺以卜以正德壬申秋九月之十有一日奉葬于塗林之西原合於聽泉之兆先期以内兄郎中錢君榮之狀来徵銘且曰合葬非古其来尚矣雖防亦然不可啟也又曰襄陽峴山碑刻重複因陵谷之計也同藏異志或者其可乎應曰然乃按狀序於前而以銘繫之于後銘曰錫山之陽遷于將樂自舭而胄

遂為士著西門春伯亦鄉亦郭龜山之裔問尚敦儒

朴亦有華氏其來綿邈始南齊寶孝行超卓不援

之宗屹如山嶽入于　國朝重官累爵孺人之賢

早冠閨閣作配封君内政綽綽篤生令子言路諤

諤西原之阡左干右鎮尚有紅光霄漢是溥

碑誌

右副都御史矩菴陳公墓誌銘

正德庚午矩菴陳公應 簡命陟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奉 勅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爲湖
廣右布政使嘗率諸司官提兵破漢沔間劇盜擒
其渠魁械至京師 詔加褒賚人謂公能揚威外
服厥功甚奇至是餘黨猶未盡平公曰以吾今日
事權所在殲之尤無難者第念貧民迫於有司誅
求之苦以至此耳於是奏請寬恤得蠲其稅衆皆

散而歸農人謂公能宣　朝廷恩德兵不血刃厥
功尤大逾年再奉　勑叅事武岡盛暑中兼程以
進俄而得疾屢療弗瘳疏乞養病歸南京　上以
一方安危所寄不即允再疏乃　允而公薨矣時
辛未冬十一月之朔日也得年纔五十人無不哀
之者公諱鎬字宗之姓陳氏別號矩菴其先會稽
人曾祖諱一廉永樂間以甘石氏學徵赴南京遂
於欽天監占籍焉祖諱嵩贈右副都御史祖妣何
氏贈淑人父與竹先生領天順壬午鄉薦任酆都
永豐豐城教諭秉職就封累封至右副都御史母

劉氏封安人贈至淑人生公洎公弟諒之二人成化丁未春公以丙午鄉試第一人薦後諒之連對續食而來會試南宮其年並捷並居高等對大廷並登二甲進士第既而各授主事公得禮部諒之得南京兵部丁劉淑人憂服除公得工部諒之得兵部仍主事未幾公謂吾弟往者居南京得以奉吾親時猶且慶也今惟老父在人子愛日之誠當何如耶遂陳情得改南京吏部仍主事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至故與竹先生雖居都城闤闠之間而有園池花木之適雖以青氈儒素之舊而實不

咸朋游觴咏之豪也久之公以本部郎中陞山東提學又久之諒之以廣平知府陞廣東提學副使至公轉江西叅政則諒之下世世至是淪復下世當公兄弟以英妙之年挺絕出之資高科美官人莫測其所至而詎謂其一旦淪喪如此哉竊謂天地之氣有清有濁有高有下有厚有薄有長有短其鍾而爲人清者多賢高者多貴厚者多富長者多壽否則反是然清與高厚與長未易以兼得也公之兄弟豈適當其清高而不進於長厚者歟與竹先生暮年而值此使非明理之儒其將何以爲

情哉公在山東其考試之公雖糊名易書殆不是過至於激厲栽抑作成變化固有出于佔畢時好之外者閭里稱無忘書公承西涯李少師所屬遂蒐羅成編見者謂其蒐集有法在吾江西以地方繹騷采句来宣殫費心力其在部屬堂官嘗首舉以應

詔在藩臬撫巡憲臣數舉之公學博才俊爲詩文藻思逸發類多不經人道語不然亦化腐成奇其志直欲與古人爭衡不徒校工拙于一時而已作字有風韻筆意灑落如其爲詩文如其爲人所著有矩菴漫稿若干卷金陵人物志藏于家

其刊布者惟闕里志耳公與諒之天屬則同氣麗澤知交生自少至長未始暫離嘗言旣入仕始知有別已未獻績　京師于道廣平徘徊旬日更唱迭和有感于二蘇彭城之會以仰蘇名其郡齋諒之之廣東任公以按行濟寧邀至孔林謁廟而別嘗裒集詩林文死哀挽諒之之作名悲鴈錄又自爲文以誌其墓惟恐其湮沒後世無知之者諒之雅尚風節視公稍廉隅其才與學吾不知其孰爲兄孰爲弟也所恨短折得年尤不逮公耳壬申之春適公柩至𢇁與羅圭峯㦸侍諸公以公同年函

往哭之又亟往奠之僩基嘗然不哭之奠之者修而與竹先生以黃冬官所爲狀徵廉爲文以納之繼廉不得辭而於諒之輒牽聯以書者猶叙宋庠不得不及祁作劉敞傳不得不及攽也葬期在某月某日墓在江寧縣鳳西鄉之新塋始窆劉孺人繼窆諒之皆于此茲復窆公大略如伊川葬穴昭穆圖云公配方氏封至淑人所生惟一女名勝嘗許知縣鄒禮之子瑟八歲而天銘曰雷雨迭作雲霞爛然遊戲人間我疑謫仙難茁靈芝之易竭醴泉忽騎箕尾去而上天亦有叔兮往往無窮爲造化一

塲垂光千年

處士王君墓表

豐城之槎溪孤懸于高安清江三縣之間其人相與爲婚姻於二縣視同縣爲多焉其交游亦然始予家居聞王氏爲其地著姓而已他不能詳也既而一出往往識王氏于江湖間知其富且好禮而已他亦不能詳也久之乃知宋王義山提舉義端縣令寔出其族二公爲豐城表表人物劉須溪會孟爲義山表詞謂關浙江淮間喜言其文文山爲廷試覆考官以所對策有直氣欲寘第三而忌

詳定官所輯所著有宋史提綱讀書管見宏詞樵稿稼村類稿予近過櫟溪之上得其類稿讀之予於義端得其活因錄及所爲文一二讀之乃擊節而歎曰豈非孤羅之英劍水之靈鍾爲異人而所謂文章有江山之秀發者歟予於是深愧寡陋前此知王氏不盡也一日王氏曰冠以狀謁予爲文以表其親之墓冠亦識之江湖間者蓋櫟溪之卦胡錫未也且有瓜葛誼不容辭時予宅先郡公憂未及爲免喪逾年乃克爲之按狀處士諱璆字萬琳號竹軒父同震祖仕禧曾祖伯泰俱隱不仕伯

恭之祖平仲仕爲巡檢則義端之子也竹軒幼而嗜學長而孝友富而周人之貧不獨富焉配張孺人洞坑張弘鑑之女惟勤惟儉能相與以成其家其有相之之道焉竹軒晚歲鄉閭倚以爲重事有弗平者多就之質或比之王彥方其與張孺人善相覿義相勉或謂於李渤聯德高蹈有相似者其終也竹軒以正德丙寅六月之廿二日張孺人以弘治癸亥七月之十一日其合葬也以正德丁卯十二月之十日墓在其里小洲之原以指南測之正直卯酉盖東向也子男二長𢿘次即恭女一適敎

肇禧孫男三孫女一用是表之墓道使人知其爲
竹軒之藏醫其配于此而加敬焉

有明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西溪范君墓
表

君范姓諱澄字本清西溪號也上世居汝陽唐乾
符中有仕閩者值黃巢亂途梗因留建州子孫遂
家焉今爲建之甌寧人曰德其曾祖曰直其祖曰
保其父連不仕君少穎敏書經目輒成誦年十四
補邑庠生自是而後雖習舉子業而有志聖賢之
學謂士當以真知實踐爲務豈徒工文詞媒利祿

而已由是躬行益力不先於言少孤痛父早世遇
忌日輒不食哀感如初喪奉母張先意承志所謂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則信有焉長兄淵事之甚謹
家政巨細皆禀而後行食指既衆兄以析爨爲言
雖不能止而遜讓之風視薛包輩初無愧色母殁
哀毀幾不欲生踰祥禫猶未肉食平生撫愛兄弟
之子過於已子家庭義方之訓尤嚴每於子姪論
學反復詳盡或至於日昃或至於夜分率以爲常
次子嵩登進士第補寧國推官手書戒飭舉三以
詩廉恭公爲言無一語及家事迨考績之 京師

遣家人遺以路費且以書曰聞汝宦邸蕭條以相助時嵩方饑會其寅家問適至座客傳觀歎息謂君之心眞古人也尤善睦族值窮乏者或授之田廬或周之錢帛自奉甚薄而赴人之急未嘗少靳里有曹某者舉息于人將鬻其妻君捐資償之俾爲夫婦如故終不責其報少年有盜池魚者君得而釋之且丁寧守者勿泄其事鄉鄰有忿爭者必詣廬求直有爲不善者咸畏君知之君造次以禮雖鑠金之暑未嘗暫去衣冠待人表裏如一與幼賤者接亦無惰容取予尤慎晩年好學不倦屢

躓場屋未嘗少怠弘治己未應貢太學所交四方名士無不推重之註選家居日課子姓不輟正德戊辰得嵩擢御史郎報時已卧疾即起沐告于先祠又逾月疾劇長幼請所命惟以勤儉忠孝爲勸驕奢侈傲爲戒言畢瞑目而逝乃十月之三日也距所生景泰辛未五月之廿二日春秋五十有八配吳氏嵩以南京禮部主客司署郎中主事考最家　恩贈君爲主事吳封爲太安人云子男六人長山次即嵩次巘早卒次崑次巖次岌孫男十有三人昭暘晟昕晄宣昇旦晉春昱景其孫女四君

殁之八年嵩一日来告曰先君篤學力行致敎羨不及至於樂善好義亢人所難窮經三十餘年造詣洋邃使得行其所學其設施措置爲何如不幸齎志以死非得知言君子表之墓道其何以發潛德之幽光也矧今竊有請焉蓋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之原墓是又若干年矣愧未非曰能文但於人子之心欲揚親之善有不忍於辭者況嵩又在僚屬于毋吉嘉其志操又不容於辭者遂按其所爲事狀而書之俾之鑱于下棺之石

黄母李孺人墓志銘

貞君信氏一日持其仲父太常先生所爲其母孺人之狀來徵銘且曰吾母之葬已四年矣墓中之石尚未有書之者幸爲我爲之則吾母之賢將不泯沒于後世矣予於信氏吾在姻末夙有聞於孺人之賢然知之悉者莫逾於其宗族故讀太常先生之狀而知之爲尤詳焉孺人諱妙俊姓李氏豐城長安鄉最坊舊族祖繹如仕爲縣丞父吉沼良肥遯高蹈母恭氏甫笄歸于同邑荷塘蕭君定之歸而不及其舅而能敬事其姑姑晚年喪明飲食必親授匙箸坐起必親自扶持未嘗少懈如一日以

至送終焉孝也中道孀居絕華飾甘澹素撫其孤男一延明師以教之女二擇士人以歸之節也他而女工針縷之精中饋調膳之善有不可得而盡書也孺人春秋八十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其生以宣德戊申歿以正德丁卯越明年葬長寧鄉三十六都　桐坑口戴乙履辛男即信民女之壻陸璁朱瑆孫男淑沂滋淑邑庠生沂夭女一曾孫男五材林椅校櫻女一　嗚呼節孝二字在丈夫爲學者恒或慊焉而婦人女子往往因其天資之美而能之豈所謂爲學者未嘗矯揉其性而得於天者

有不假於學徽孺人自少柔順貞靜則固得於天
者之爲多也是宜銘銘曰維婦恒事兮絲枲酒漿
孰逾節孝兮扶植綱常撮梗槩兮以鎸千歲廣壼
範兮永流其芳

鄉貢進士劉君元素墓表

主事夏敦夫謂予曰尚朴亡友劉元素平時與之
同爲舉子業若不相上下也及在太學一日督課
甚急元素伸紙疾書未嘗屬草兩月程課不終日
而畢尚朴意其爲[illegible]文逃責之計及取視之辭氣
浩㕘議論層見皆自已出非由蹈襲記憶而然始

服其不可及如此今歿且六年矣墓門之石非先生書之則後無有知元素者遂以所爲狀見授自予識元素于今十餘年矣識敦夫識元素之弟仲素皆同一時三人者予皆妄有評品謂元素性沖淡看道理平鋪眼前謂敦夫直欲於心地隱微處求得所以用功欛柄謂仲素風格俊爽文彩爛然又嘗得元素所爲詩文大抵舒徐容與沈浸醲郁以與敦夫所云少異豈爲時文則如彼而爲古文則如此歟今元素遂以不作悲夫元素諱絅字元素號定菴姓劉氏世居廣信永豐之霞方曾大父

清大父宗禮父伯安應　詔輸粟旌爲義民三世俱以善稱於鄉毋徐氏君幼有異質目過書史即能誦之於口少長肆力於學下筆滚滚有奇語年十三補邑庠生典學使者得其文讀之驚歎曰此子必魁天下自是聲譽日起屢試率居前列然不肯少貶帖帖以徇時好以故久困場屋年三十二始與仲素同薦于鄉元素常從鄉先生晏一齋學處一山寺數年終日危坐澄心討論諸經四書及程朱之書每質所疑於一齋冰解的破即造其微一齋深重之繼游太學數請益於祭酒章楓山楓

山特加愛敬事關出處必與商略元素亦盡言無
隱面論未合退而作書陳古義以風之楓山喜曰
可謂愛人以德者也元素以成化丁亥六月十二
日生于霞方之里第正德辛未會試下第四月十
日卒于京師之逆旅年止四十有五卒之日縉紳
士弔者相屬於途如有爵者之喪娶楊氏子男三
長朝俞先一年卒次朝舉次朝宗女三皆適士族
以卒之又明年葬里之楊塢去家四里而遥元素
早歲豪邁好使酒以氣加人醒輒自愧或閉戶匿
數日不敢出自見一齋後再不萌作嘗有逢奔之

女至其室堅不納有登樓以相從者正色叱之下凜然有曾男子頗敢于二人之風每論古人忠義之事辭氣慷慨激烈悲壯聽者竦然朋儔憮然或歌杜少陵憂時之作及岳武穆文文山詞調則其志何猶可想見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嗚呼二氣交運雜揉不齊人得之以生宜賢智者之少而愚不肖者之多然以若文往往夭折困弱近年如安福劉發視元泰尤為短命海內有志之士零落殆盡此學寥寥一至於此尚使用力者衆豈不有可望耶予於元泰重有所感故不辭而書之然

則曠百世而相感其必有同於予者哉

易菴劉先生墓志銘

嗚呼先生今不作矣後生小子將何所取法耶先生諱行字本仁嘗讀易有得於大傳易簡之旨因號易菴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慎行謹言蹈繩履準雖急遽茍且未嘗少失故自有道者視之則見其易而易之爲不可及自流俗視之則見其難而難之爲不可及矣昔人謂伊川程夫子謹禮四五十年甚勞苦夫子曰吾日履安地何苦何勞他人日履危地乃勞苦也康於先生亦云先生姓劉氏

豐城曲鎮人高祖漢中曾祖邦達祖貴文父尚寧號毅菴其分派之詳見諸譜牒先生天質剛勁自幼有志于學毅菴嘗挾高貲爲湖海遊晚而傳政先生以親命亦游湖海平生足跡多在吳楚眞揚之間雖居旅次於書未嘗一日不觀於心未嘗瞬息或放其所謂惟日孳孳斃而後已者耶緣是貲益以落德益以進人之家居則不復出而年已五十餘矣其在眞揚嘗有別弟詩云兄從海上魚鹽覓弟向雲間布帛求爾地行藏能畏慎一生終始寡愆尤識者謂先生樂天循理視膠鬲諸人無愧

若甯戚輩瞠若乎其后矣先生年逾八十遇　朝
廷覃恩優老例得冠帶惟服深衣幅巾以終其身
有司歲鄉飲欲得山林處士齒德之尊者以爲大賓
學校公議言必稱先生屢請竟不起先生在宗族
鄉黨子弟後生望風斂肅出一語不當行一事有
失惟恐先生聞之至是以卒則春秋八十有八矣
卒之年正德庚午八月三十日也先生元配曲南
周氏繼危氏亦先卒子男四祉雍矣俱周出嵇危
出禧側出一女許小嶺夏元隆而夭孫男三治龍
孫驥孫女四先生初爲學未有門戶博觀泛覽尤

好杜甫詩其後於諸經最嗜易於諸儒之書最嗜
近思錄程氏易傳口誦心惟蓋已的然知有親切
處其用工一於性情上可謂深造自得之醇儒矣
先生家嘗應里長役齊民投牒戒子弟不得受人
一錢嘗挈五百金讓之諸弟尤致力於合族自修
其譜屬先郡公序之嘗采唐虞三代以來忠孝事
實爲忠孝錄以訓蒙士至於心得之妙則亦嘗纍
以語人也葵之所　附　葵之期
則正德
　康嘗謂先生力行可畏使及伊洛
之門其所就當不在尹和靖下康之友蕭田孫

智亦以為然先生先恭人毋弟也在廉知之為詳是宜銘銘曰嗚呼先生卓然不群静存動察行知尊聞闇然日脩以至於老復無門徒後何以攷攷之古人惟了此心無聲之詩無絃之琴世有知德先生必貴我書此銘以告千歲

丁毋劉孺人墓志銘

豐城城西義官丁公士勵有賢配劉孺人焉其卒也後公十二年其享壽也八十有六矣諸子將奉柩合葬于公兆之右持推官甘君守會所為狀群來請銘予自弱冠與公諸子游見公風神翠正知

晉王謝輩人物雖家大事繁綜理周悉不見有倥
偬勞苦之狀居常燕集張設豐盛而亦不至於極
力營辦妄爲糜費問之則知諸凡有孺人以爲之
助也及見公富日以增貸者無所怨於償譖者無
不爭而往恤匱周貧尤加之意問之則知公之仁
厚善處抑亦孺人之仁厚善處以爲之參謀贊決
於中也孺人信賢哉既成其家爲諸子建甲乙第
東西居乃傳政咫尺間輜幔往來子婦相率迎門
稍涉遲緩即有警戒之言二子游宦於外每家人
之官下必日爲語吾兒丁氏自節菴司寇以來歐

聲猶在人耳此足為範於後人者也勉之是為養
吾志矣二子受教惟謹並能其官性簡淡衣不厭
粗食不厭糲見女婦珠翠錦綺之華輒不悅謂奢
坊儉難先是公開家塾聘師儒以教子族之子
弟多就學焉既成其子且成其族之其間學而
仕者歷歷可數則亦孺人勸公為之也孺人姓劉
氏諱妙盛世家南昌聚族梓溪面叔瓚洪武中
以人才被薦授桂林灌陽縣庫職終季貫隱逸士
毋萬氏孺人務讀孝經論語皆能暗誦年十八乃
于歸焉時舅用剛公姑劉具慶在堂孺人事上使

下皆有禮甘旨之奉京調官適宜男後方筮宅有挾狐首青烏之術者謂丞賄我我能令鬼福偏及人攺奪造化在手孺人聞之謂天理無是從公謝絕其人人謂其識達真女中丈夫也孺人所生男四綸綺皆忠厚益豐其積綸娶杏竹周氏綺娶同造孫氏袍山東布政司檢校未幾諸暨路交上其才廷鄞縣丞尋以孺人年高懇乞終養娶長安蔣氏祐兩任驛之查河雷鄉丞娶小塘李氏女二長適隱溪徐廷璣次適小港鄔時化孫男十二人洪漸湛溉汶滔沭漎溫湘滂淙洪聽選官先卒漸國

學生滔滓呂尊學生孫女四曾孫男三蒙棐來孺人之生以永樂癸卯七月二十九日卒以正德戊辰四月二十四日葬以己巳十二月初十日墓在大順鄉楮山南角之陽歲丑發未鄞縣尚視予以太宰李公爲銘其考墓之文其墓歲癸發予盍南向云銘詩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家人之卦女貞爲先國風之首葛覃諸篇孺人有之可謂曰賢

於維劉宗郡邑之望慶鍾孺人名閥之相世稱共牢亦鮮同丘旣合禮經夫復何求各有銘辭用昭千秋

甘君亨讓墓志銘

君諱禮字亨讓號文莊老野人姓甘氏豐城賢能坊人甘邑故大家也曾祖諱孟進封禮部主事祖諱瑛仕終邵武知府父諱元昭隱居不仕號樂松母徐氏繼母楊氏君自少簡亢不樂與群兒嬉遂邵武公延明師開西塾以誨之於其冠若婚必據經行古三加奠鴈禮卿俗二禮久廢至是皆從觀焉君蚤從族叔父紹聖先生學既而卒業于涂太守有年先生治周易於場屋題意有講貫不筆理勝於詞未幾樂松去世以孤子當室遂去不復希中

年以後田園生産之外日以教子爲事既以爲之擇師復以爲之擇友時時携肴饌赴齋館或命題以試其作手或背書以觀其記誦蓋君之所欲爲而未遂者將以屬之諸子故其用心如此一時教子之篤未有或之先也君自處儉素不務華靡見華靡者甚不然之循理守義絶無妄取於人見恃勢武斷者必盡言以譏評之予於君少共學者三年卧同榻者二年可謂親且昵矣然君不好諛予亦拙直毎一相見有過必聞予嘗游宦而歸平生故舊言之而無所隱又之而敬不衰者自君之外

指不多屈也君雖隱處最能陽秋宦途人物非果於忘世者卒正德庚午九月之五日享年六十有一配北門孫都憲之孫女婦道修整可謂曰賢子男二栱栻俱治周易為邑校生娶丁太參之孫女生子侯子繼周氏令繼熊氏者栱也娶袁氏生子蘭孫者栻也適進賢張栱適李家宰曾孫醫學浩其二女也嗚呼君宜享高壽平生教子宜及君之存而見其掇科第取青紫仙遊之遽為相知者可勝悼哉栱等將以卒之明年冬十一月之　日奉柩葬于下梅奚落橋之原去與松墓數十步允

焉持其從伯父亨會節推所爲狀來徵銘誼不可辭也乃銘之銘曰議論諤諤風神堂堂用世之心付之諸郎是宜有銘吾銘其藏

員外郎葉君時勉墓志銘

君諱釗字時勉號勉軒一號豐川子姓葉氏豐城南巷人曾祖本華祖清父瑋封刑部主事母熊氏贈安人繼母朱氏封太安人君生而穎異幼多病主事君教子之心盛視病稍愈即令就學不使頃刻曠廢年十五六治舉業已有聲既而連困場屋愈肆力於學固有遠出乎時文之外者矣弘治辛

酉江西鄉試以第二人薦明年壬戌登二甲進士讀卷官大司寇閔公珪得其卷而異之越數日觀政刑部候門吏倨傲不為禮君命從者叱之吏益不遜乃白之閔公公大笑曰我前讀汝卷固疑為氣節士今果然也立鞭其吏癸亥八月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部例始到官率提牢一月君見久繫淹滯者皆制於貴戚不敢決請決之堂官不之許固請終不許同列皆微哂之其後少司寇張公撫握篆下其事於君張公廉慎人初不知其故既覺而悔欲寢罷之君力爭曰刑部大法司尚不能

千究獄究獄何時而平乎萬一亦稍顧以負當考
無相累也張公不能止悉撥諸貴戚如法値考察
京官人有積私怨者爲飛語于吏部以毀君張公
謂自其入部如其某事某事經歷幾年而他官皆搖
手相避獨某某毅然任之爲官所未有也衆皆嘆
服廣東司所治應天諸縣十三司事無繁於此者
復多憑藉掣肘間有奸黠者知不易斷則佯爲危
語以怖之冀其告調他司以免禍惟君事入手必
直窮到底其告調他司者力言於堂官以沮格之
於是豪強屛息良善得所訴矣民有訟中貴奪其

盧洲歲收利不下五百金君判以歸之民湖廣委
官織造設廷價以萬計蓋歲例也機户有欲專其
利者逆于數百里外以賄之委官悉以相付有二
機户不能平訟于刑部復賄問刑官事卒敗露部
堂屬之君同列惧發其隱君惟罪二機户并委官
而以價均派之他無所及一機房稱平人謂君知
大体嚴而不苛在湖廣司郎中於琮訊功臣家事
有婢妾恃勢侮玩者君在座不平命隸卒笞之婢
妾素驕悍歸自経死守備中貴知君強項揚言詣
謝過即已否則以　聞蓋以嘗斷盧洲意在修[illegible]

時道璫弄權事不可測堂官洎同僚慮相及爰厚君者宻勸君一往君終不聽以爲天生天殺人豈能害人守備以聞竟逮至 京師下錦衣獄人人危之賴 皇上聖明錦衣官東公無能媒蘖一髮然亦褫職放歸田里踰年公道大明吏部薦起爲禮部儀制司員外郎而君卒矣命下去君之卒僅七日君以主事三年獻績于 朝冢宰許公進閣南京部院考語有學問優長之稱乃謂君曰以汝爲提學官年資未及立命文選司轉君爲本部湖廣司員外郎君在部遐 朝廷大事輒往往查

言以義理為主不顧利害甲子南畿災荒上四事
一條 君德二止盜源三禁民害四清刑罰乙丑
應 詔上八事一正 君心二選將材三擇牽要
四用讜言五守 成憲六崇大体七絕異端八革
冗員丙寅二疏其一 欲將給事中戴銑徐蕃牧相
等六人寬釋以來忠直其一 欲將尚書劉大夏復
用以收人望凡其所言有綱領有本末皆鑿鑿可
行之理真蹇蹇匪躬之風其餘因事陳言如論大
理寺止該參駁爾法司招擬不當用刑拷訊如論
刑部大理寺堂官會問獄囚序坐宜照品級寺丞

不當居侍御之上初聞人或以為狂既而得旨
俞允人服其識終而翕然以定君性剛尤持正守
法居官人不敢犯庭無留獄嘗謂事決之早亦可
以杜請託故南都有葉一火之謠君治躬務本之
心為學必求其理以是而稱量於事為之間則有
非人之所能易及者矣為文章不帖帖就窠臼直
寫其胸中所得與所欲言耳平生著述有服辨有
詩文積稿成帙在仕尤孜孜於學公退必觀書至
夜分閑居獨處雖祁寒暑雨冠服儼然見人不善
或面斥則有之若流俗歇後譏刺語平生未嘗一

道也使天少假之年則其造詣建立與夫發明理道之作吾不知其所至矣惜也年僅四十有三耳君歸田後南遊湖湘往來嶽麓石鼓二書院之間尋朱張二先生之遺跡而致其遐思焉則其志可知矣未幾遂卒其地乃正德伍年　月　日也主事君不禁顏路之痛携君之長似孤童子往歸襯于衡山縣將葬君之弟舉人銘為伏以干予書其墓中石君斷大獄極多然不能盡知今所列十不一二皆人所傳道者若諸章奏則其手稿幸有存焉予嘗鄰家君授徒主事君遣君來學時甚奇之凡

孝易以語他人者以語君君既而爭官南都又之南君亦至每相見歡懽談論鑿鑿其至於政事不能盡知也一日惟聞予友周伯孝郎中言曰吾部堂之尊某者始至日作威以臨吾輩為官者有為之抗一詞者問以加時勉時勉為之辨論侃侃略不少屈此公不覺語塞遂為之改容吾時勉信男子也比則同列之推服其剛者如此嗚呼若予者驟尋老境平生屬望惟君而君乃溘然先逝其所以為無窮之悲者可勝道耶君配熊氏封安人子男二長某次某君之葬以卒之明年 月 日墓在某鄉

某里之原銘曰自古剛士寔難其人緊君平生厥鑽其倫孔聖有云剛未之見周子亦然而曰剛善學苟有見其行必方於道則然匪偏於剛任人所避言人不敢選耎吐舌闒茸破膽豈璧而碎乃金而堅眞金自精白璧自全

縣丞朱君墓志銘

君諱光甫字廷輝以字行號梅雪軒姓朱氏宋紹興中教諭用衡由新安徙豐城世居邑郭之大井巷君曾大父孔瞻太父仲芳父有容遭不仕朱氏自用衡以來國賓丞瀏陽交鄭判遷寧綏尉分寧

入　國朝輩在教諭有外學正其科官歷學職之

羆但少有進取志於治經為舉子業既而從龍泉

司之辟遂通刑名學由是歷外臺者六年歷內臺

者三年待次於家者十年弘治庚戌始受鹽利丞

癸丑以母喪去官丙辰補任龍泉己未　朝覲謝

歸君在監利修泮宮賑飢民息豪右武斷之風嚴

軍校侵奪之禁其所為有令不能為與不敢為者

在龍泉適四郊多盜且撫且捕未半歲而平舊俗

人死必焚其屍謂之火葬君為徧選閭命具棺瘞

之澗榜牆壁祀者論如律嘗擇檄從潛江先是任

事者數歲遜成君至乃成既堅且遂又嘗捧檄視篆溪陵剪豪雄强柔弱得初此則趨利時也民間有舊吳新朱之頌此則在龍泉時也君脩然長身薿然和氣退然若不勝衣辭官後與林下諸人相率結社出祿俸餘貲以佐費不靳惜如是者凡若干年卒正德丙寅十月二十八日距其生正統壬戌　月二十九日壽六十有五君病繼時既絕而蘇集家人語曰人恒謂有鬼無之適來但覺目瞑耳塤氣漸不屬此殆所以死歟居常於韓類能體認撥其見於臨終者如此配鄧氏繼余氏子幼

四顯邑庠生雲王藩領徑事鄧出也晃邑庠生余出也女二皆鄧出長適楊某次適熊某孫男五孫女四諸子將以正德壬戌十月　日奉柩于　鄉里之原顯以鄉貢進士甘君所爲狀附至南京屬予爲之銘予與顯有連重違其意乃次其事而銘之銘曰丞何負人人或負丞嗚呼朱君在在著稱拂袖之早豈戀斗升異世譚君猶足以興

楊文懿公文集卷五十七